

对谈录

《母女同游美利坚》再版，照见中国当代文学两代重要作家心路

# 王安忆：35年前美国行，仿佛人生一场预演

嘉宾 王安忆 本报记者 许旻

1983年，57岁的茹志鹃、29岁的王安忆，同赴美国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，其后又到美国东、西岸讲学和旅行。三年后，这对母女作家唯一的日记合璧之作出版，记录了1983年8月30日至12月27日俩人各自的所见所感。如今，忆起当年近四个月时光，王安忆直言这是她人生中“潜移默化影响未来”的一段经历，“仿佛人生的一场预演”。

35年前，在“五月花”学生公寓，当时赴美中国作家包下了第八层，王安忆和妈妈住一单元，每单元有两套卧室和工作室，一套洗澡间和厨房。当时美国丰富的物质生活，令新婚不久的王安忆很是迷恋，她在日记里事无巨细地描写汉堡包的模样和口味、商场里打折的牛仔裤；初次接触西方创意写作“解剖式”教学，她发现和国内常见的“概括中心思想”完全不是一个路数；与其他国家写作者交流时，王安忆明白了一个事实，中国作家读的外国小说译本，远超过外国作家读中国作品。

一系列的冲击、反差，母女双重视角的交织，比在对，在新近再版的《母女同游美利坚》中随时间沉淀愈发凸显。从文学史角度看，很少有一本书可以同时照见中国当代文学两代重要作家的思路，书中贴肤贴肉的刻画，不纯是异域风光的描绘，还有东西方文学艺术交流的鲜活踪影，以及对美国社会多个层面的体察。

在美期间的种种震荡、不解、暗下决心，如同水面被击中后泛起的层层涟漪，让王安忆在此后的岁月萌生了两个愿望：当老师教写作、创办中国的“爱荷华写作计划”。念念不忘，终有回响。2008年王安忆主持启动“上海写作计划”，每年邀请十余名海外作家驻沪两个月“上海市民”；2010年在复旦大学领衔授课创意写作硕士课程，讲写作的甘苦、得失和隐秘的经验……

母亲名字里的“鹃”常被误写为“娟”，这令人沮丧又无奈

文汇报：1986年《母女漫游美利坚》简体字版、《母女同游美利坚》繁体字版出版，为何30多年后选择再版这本日记？

王安忆：1983年我随母亲茹志鹃和吴祖光先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，这段经历对我的人生特别重要。本来当时写在日记本上，是不打算公开给别人看的，因为对每一种细微体验都很珍惜，当宝贝一样，写得很啰嗦，事无巨细，不懂得归纳筛选，一股脑全倾泻于笔端。当时也是母亲的点子，她提议出书。30多年过去了再看，这些记录有了历史资料的价值，真实反映了我们母女当时的所见所感。

母亲走了20年。我发现不少人包括文学从业者，似已不记得我母亲茹志鹃的准确写法，常将名字里的“鹃”改作“娟”。一个用文字留下生命痕迹的人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又无奈的事。因此，当年轻出版人提出重版这本日记，以纪念母亲去世20年，我心中十分感动和欣慰。

文汇报：上世纪80年代，从上海到美国爱荷华州后，会有强烈的“文化冲击”感吗？日记里有不少笔墨描述美国的物质生活，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？

王安忆：整体来说，外国友人对我们是好奇、友好兼有。而美国那种丰

裕、富饶、开放的物质生活十分炫目，新鲜感十足，对于经历过匮乏时代的我们来说，不产生迷恋是很难的。上世纪80年代国内哪有饮料汽水喝？还得用兑换券，当时美国无处不在的便利店、超市货架上摆满可口可乐，感觉像不要钱一样的买零食；还有各种口味的冰淇淋，琳琅满目，我一般趁快要打烊的时候踩点去买，给的分量尤其多。

那时候出国回来，每人都可以带一个大件，像彩色电视机、录音机和冰箱，都是有配额的。有时我自己的配额还会被家人朋友预定掉。但渐渐我明白了，丰盛的物质没什么了不起，光有物质是不会使人幸福的。从美国回国后我经历了精神上的危机。最近几十年，当中国的物质生活呼啸扑面而来的时候，我反而变得很有抵抗力。在美国的日子就像打了预防针，眼界扩大了，我不像其他人那么备受冲击，感觉自己学会了辨别什么是已经走过的路，什么是象征未来的。

文汇报：当时母女同行，妈妈会给你一些有关写作的建议吗？

王安忆：很奇怪的，我俩在一起时几乎不聊文学。去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，就是因母亲而成行，不承认也得承认。年轻气盛的我，心底是很叛逆的。和母亲因一些生活琐事斗嘴，同在美国的作家陈映真也看出来，说“故意反对母亲”。出国对于她不是新鲜事，但是这一回，与女儿同行，使她格外开心。合出一本旅美日记，是母亲的创意，我无法反对，因为内心受着诱惑，同时不得不再次接受捆绑。我总是极力挣脱与母亲的捆绑，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，成长中的反叛期延长并且加剧。妈妈一直比较淡定，在美国，她看我天真地和别人争吵，眼神里多是宠溺欣赏的，做父母的对儿女都不是客观的吧。

重读这些日记，母亲的依然是好，她能够准确地观察并且表达美国，还有她自己。她向来又是个讲究文字的写作者，从不随便下笔。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认识，还是内部精神的立场观念，母亲不知高我多少筹。相比之下，我的日记就是一本流水账，事无巨细，来不及思考、提炼、去芜存菁，冗杂、琐碎、无趣，文字且“水”得可怕。就像一个饥饿的人，面对盛宴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要。要说有什么价值，大概就是老实，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。

西方创意写作班的教法当时我很抗拒，现在想想也有可取之处。放在全球维度，当代中国作家水平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差

文汇报：你在日记里写“为什么只承认英语一种语言呢？其实，中文，是被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运用着。而且，中文有着极大的魅力，一个字就是一个境界。然而，对这世界，我究竟又了解了多少呢？尽管我说汉语。我忽然沮丧起来，真正地沮丧起来。”当时，你对东西方文学交流的“有效性”并不抱特别高的期待？

王安忆：我一直认为，中国对世界世界的兴趣和了解，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程度。我们几乎翻译了欧美市场上所有知名的小说，如数家珍，但国人其实不太读翻译作品的。过去一段时间，西方读者翻阅中国作家文学作品，不少是出于“猎奇”心态，想从字里行间找符合他们想象的中国社会现实的描写段落。这对作家的伤害性是很大的。

我个人觉得，放在全球维度来看，当代中国作家的水平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差。

1983年，57岁的茹志鹃、29岁的王安忆，同赴美国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。三年后，这对母女作家唯一的日记合璧之作出版

茹志鹃、王安忆母女同游迪士尼乐园。在安格尔和罗芬的客厅，前排左起安格尔、陈丽娜、夏华琴、王安忆，后排左起陈映真、茹志鹃、许世旭夫妇。（均出版方供图）



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、香港三联书店分别推出日记简体字版《母女漫游美利坚》、繁体字版《母女同游美利坚》。（资料图片）

文汇报：你在美国参与旁听了创意写作课，西方的教学理念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的？

王安忆：一位曾当过作家王蒙英语教员的朋友告诉我，此前王蒙来爱荷华写作计划，上课氛围很轻松，“教两小时英语，喝两小时的酒”。我曾去旁听了一个创意写作实践课，很多新鲜的理念，但我并不太感兴趣，当时更多是震惊，原来写作是这样教？授课非常技术流，“解剖学”式的，比如哪句话用词用得太多、念出来语句不利落等等，侧重小说的内部结构。而国内更倾向解析小说与外部的关系。一开始我很难理解西方这种写作方法，后来我在复旦教创意写作班，逐步明白不同理念都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土壤的，取其长吧。

文汇报：记得你很喜欢美国畅销书作家斯蒂芬·金，你对美国文学有什么突出的感受？

王安忆：我去年一个夏天都在看斯蒂芬·金的小说，但他近几年新作明显

不如早中期作品了。他其实是很有才华的，但他的才华是被经纪人控制的，后者会管束着作者的情节走向，细化到每一页要出现一个高潮，抖一个包袱，转折点、笑点、泪点都要规划好。这搞得故事很厚，当然，类型小说不能太薄，但故事弄得很“套路”。我发现欧美不少作家的经纪人比我们的文学编辑还有支配力，他们要求作家保持悬念，但也不要浪费读者的时间。这种经纪人机制会毁了写作。

刚到美国时，我觉得当地的年轻大学生看上去很单纯，特别天真。美国小说整体上似乎也是这种感觉，很原始的，蛮荒的，缺少历史感，多是写人和自然的搏斗，所以我个人不大喜欢海明威或杰克·伦敦。英国小说更有劲，像石黑一雄或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作品里有浓浓的阶级意味，带来冲突和困境，以及如影随形的偏见。但正是有了偏见，故事也就跟着来了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小说还是和英国比较相像。

过于产业化的类型小说少，有思想价值，急于表达思想的纯文学变得不好看；更糟的是，现在学生的阅读量太低了

文汇报：你有个观点，如今小说变得越来越学院化，不少作家不再“好好讲故事”了？

王安忆：一些写作者要么沉迷于写杯中风波，或是内心小情绪，要么急于在小说中表达思想和观点。当然有个原因是，现在小说的“内部分工”愈发明显，不光是国内，外国的小说市场也有这种现象。比如讲故事几乎都归到类型小说范畴，思想部分要纯文学来承担。所谓纯文学就变得很不好看了，过于产业化的类型小说也少有思想价值。

文汇报：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“与20世纪同行：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”研讨会上，你感叹文学黄金时代的周期走完了。王安忆：时光飞逝，没想到1980年代

离现在已经那么远了，可以说是一个文学时代过去了。当代文学一直有或显著或潜在的变动，然而到了今天，文学运动却沉寂了，或许需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。我很庆幸生逢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黄金期，我们这一代作家是在最好的时代进入文学创作中来。不过，我也不会特别悲观，正视现实吧，目前文学的沉寂现象也很正常。

文汇报：年轻学子上你的课，对哪些话题更有兴趣？

王安忆：我发现，如今最优秀的人才几乎不做文学这一行了。这几年我带的硕士班里，除了少数青年作家，好几个最高分的学生毕业后，都不从事文学行当。很可惜，现在专职文学的投入产出比太低，好多编故事的人投身游戏公司做脚本或当影视编剧。另一方面，有的学生阅读量真的太低了。一位学生聊起要写爱情，我问对方看过哪些爱情小说，得到的回答是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，这天就没法聊下去了。

■本报记者 吴钰

吴依软语抑扬顿挫，三弦琵琶悦耳悠扬。第七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不久前举行，时隔三年，老中青评弹演员们再次齐聚苏州各展风采。13部长篇传承、19个经典选段、12部现实题材作品……江浙沪15个评弹团在经典与新剧的联动展演中，对都市评弹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创新求变有了新思考。

演员一袭长衫或一件旗袍，一落座，一搭腿，手指一拨，就让人回到了可思可念、美好缓慢的时光中。随着青春版《赵氏孤儿》、关注现实的《军嫂》《梦之路》、中篇评弹《林徽因》《潜龙相惜》……应接不暇的新鲜剧目和渗透当代审美观的经典复排，让评弹艺术爱好者惊喜连连，赞叹“评弹之路不孤，未来可期”。

评话重登大舞台，与弹词交相辉映

上海评弹团的名家评话新作《战马赤兔》、江苏省曲艺家协会多方联合的中篇《真假美猴王》、青年演员初试啼声……评弹艺术节上声势浩大的评话专场，是苏州观众久违的盛事。

苏州评弹学校校长、苏州评弹团团长孙杨表示，本届评弹艺术节专门列出了评话专场，即使评话节目只有一位演员，也都放在大剧场。评话不分上下首，无法挑选擅长的角色，大舞台更让选手投足间的气韵流转一览无余，极考验演员功力。

“机会实在难得，只要不演出，我每一场都坐在台下看。”中午刚演完，评弹艺术节唯一一位评话女演员袁新华下午就守在剧场里，观看吴新伯的《战马赤兔》。此前她已听过一遍现场，这次又品出了不少新意。“让观众无论年纪大小，都能坐得住，是我们要向前辈学习的地方。”袁新华说，“过去听评弹，总是评话在弹词之前，先听‘大书’再听‘小书’。”但随着观众审美变化，评话多年式微，演员大量流失，弹词逐渐成了主流。袁新华从学校毕业那年，老师已不再登台。没有跟过码头，她只能自己听录音、记剧本，琢磨如何表演。

传承江南文化 创新海派审美

## 评弹渴望跨地域跨年龄突围

音、记剧本，琢磨如何表演。

以老带新，经典复排成为最大亮点

手把手传帮带，对曲艺传承至关重要。苏州评弹团青年演员周三博透露，近年团内不少演员都用半年时间进行长篇演出，半年时间在学校任教。而这方面上海评弹团名家毫无架子地给青年演员搭戏，让不少院团羡慕不已。在光裕书厅亮相的复排老书《赵氏孤儿》，有一句引子就引来满堂喝彩的50后郭玉麟，中生代实力演员的黄海华、高博文、毛新琳等，也给90后演员顾逸渔崭露头角的机会。以老带新、经典复排，成为评弹艺术节中最大亮点。

“青春版”阵容给观众带来新鲜感，《赵氏孤儿》下午演出，中午书厅就早早挂出了“客满”，连加座都无虚席。浙江评弹团副团长颜丽花评价：“上世纪90年代杨振雄、杨振言等老先生也演过《赵氏孤儿》，经过整理重排，令人耳目一新。”

“资深演员走创新的道路，他们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功底，能用创新来吸引新的受众，把艺术与时俱进地往前推进；青年演员则要原汁原味地继承经典。”孙杨表示。本届评弹艺术节中新剧目不在少数，对吸引观众起到了一定作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剧目创新也要以评弹本身的艺术特色为基础，“嬉笑打闹”的噱头未必可取。《赵氏孤儿》演出难度不低，起初复排时并不被看好。但此次托孤、搜孤、救孤、殉孤一气呵成，跨越前来观演的评弹迷们都大呼过瘾，证明了传统严肃题材，能以质

取胜让观众静心聆听。

着眼未来，细分市场，评弹走出江浙沪

评弹集江南传统美学神韵，但演出一般以长篇为主打，经常连续半个月，年轻观众难以坚持，吴语曲调对大部分北方观众来说也难以理解。如何从地域限制、观众老龄化等难题中突围，成为本届评弹艺术节上备受关注的焦点。

“我们要主动贴近青年受众。”听闻上海评弹团日前受邀以两场《四大名著》专场和青春版《赵氏孤儿》为清华大学2018校园戏曲节拉开帷幕，孙杨表示，许多院团也在通过鉴赏课走进校园，并在小学举办少儿评弹艺术培训班，培养未来市场。高博文说，走进小学讲三国评话，他会先以《王者荣耀》打开话题，再给孩子们一一模仿诸葛亮、关公、曹操的情态……

同时，评弹也需细分市场。面对“坐不住”的年轻观众，上海评弹团又大刀阔斧地将150分钟的原创新中篇弹词《林徽因》缩减到了100分钟。《林徽因》不仅有一以贯之的主题曲，结尾也颇具舞台美感；在未来的畅想、亲友的缅怀中，所有演员再次登场，空中传来林徽因优雅的诗句……近两年巡演中，《林徽因》已走遍京、粤、赣、闽等20多个省、直辖市和自治区。每到一地，都会加入当地方言、小故事与观众互动。海派文化的创新精神与江南文化的精致细腻融于一炉，让这部现代题材作品创下了近年中篇评弹巡演规模之最。

剧目对细节的精确打磨，不仅在大江南北打响上海文化品牌，也让评弹有了跨地域的新粉丝，方言不再成为艺术传播的障碍。“评弹一般演出都在江浙沪，今年跟上海评弹团巡演去了武汉、四川，打出字幕后观众对这个曲艺品种的反馈很强烈。都市评弹的信息量和审美气质，给他们带来愉悦的享受。”新近从无锡加入上海评弹团的青年演员王萍介绍。

据悉，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，曲艺联动继续深入，上海评弹团不仅将继续在各地传播江南文化，也有望将评弹艺术节中的优秀剧目请进上海。